

散文 佳作 戴均霖

個人簡介：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

一九九七年生，清大台文研究生，為想像朋友寫作會成員。曾獲清大第三十二屆月涵文學獎小說組首獎。同時榮獲本屆小說佳作。

抽菸的日子

LaRose，我的第一支菸由妳遞給我。玫瑰清淡，尼古丁使人上癮。能夠使異性戀女孩對女孩上癮，也只有妳。妳告訴我，其實每個人都是雙性戀，只是還沒遇到那個對的人而已。我從不信妳是對的，事實上妳教會我濫情、卑鄙、狡詐、偽善，每一段微小的惡都是接近成長的枝椏。我們愈發老練，就愈是相愛。女孩與女孩相愛要懂得分寸，分寸是測量我們鼻息的距離，我們最好不要聞到對方嘴裡是什麼味道。

我想是玫瑰。現在我們抽同款菸，應是同款味道。

宿舍樓頂萬里無雲，妳把菸蒂放在我手中，妳說給予是愛。

可妳有妳的愛人，妳的愛人是男孩。這是命運的常規，女孩被耿直善良的男孩打動是個經典不敗的故事，我們的故事充其量只是意外，意外是瞬間燦爛，短暫憐惜，意外是搖搖欲墜的菸灰，意外不能是愛。

和所有的遠距離情侶相同，你們平均一天一通電話，總在晚上十點十分，也是我們在樓頂偷偷抽菸的時刻，我不知道怎樣阻止妳離開樓頂天台，躲去角落和他說話，我便泡好奶茶、買好蛋糕，放在天台一隅，甜食能吸引妳的目光，能使妳寸步不離，自此我便不斷不斷給妳甜食，我們抽菸的時候才不會老被那通電話打斷。第一課：給予是愛。

妳常替我準備早餐，我也就相信了。課上我心不在焉，每次抬頭的目光都會掃過妳，卻又不敢等待妳對視的眼光。我和妳借了課程筆記，赫然發現妳在角落畫上一個小小的飛機圖案，那是妳愛人送妳的吊飾，你們的定情物，我在我的筆記上畫上同樣的圖案，而後盯著它許久許久，試著參透其中奧秘。

好像終於學會什麼似的，妳生日的時候我買了條項鍊送妳，妳感動地抱住我，說要把它當成妳的幸運小物，說有了它妳也能寫作。妳說我很特別，讓妳終於在這座城市待得住，也終於有女孩能陪妳抽菸，妳說我們是矯情又庸俗的，我們總是分享屬於女孩的一切。而後妳說愛我，我沒有回應，只是微笑看著妳。

我幾乎要把自己交託於妳，慶幸妳從未察覺，我才能繼續在樓頂和妳細數遠方燈窗，我說每扇窗戶有每扇窗戶的人生，這一頭的燈滅，另一頭的燈亮，生活之外還有生活。妳說妳喜歡聽我說話，很美。我於是開始說起我愛過的那些男孩，他們也說話動聽，才華洋溢，佔有我全部的生活，但全將我當作他們漫長人生中的消遣，我不過是打發寂寞的工具，我甚至不確定那能不能稱得上愛。

妳卻說那是愛，妳說佔有是愛。所以動人，所以傷人。

宿舍的樓頂總是放晴，我從未想過深夜的天空會如此乾淨，如妳。我能清楚看見月亮上的紋路，和每一顆星星，妳說那是魔法的緣故，我深信不疑。張懸的歌在耳邊循環播放，零三年有一首〈喜歡〉，第一句是「片段中有些散落／有些深刻的錯」，我在心裡已重複無數次，每次聽見還是猶如第一次，那麼透徹素淨，我在天台上躺下，把頭仰起超過四十五度角，便能看見城市邊緣的倒錯，有如光陰的逆流，此刻我在世界角落，卻像掌握天地。

對妳而言，擁有甜點就是擁有天地，我緩緩起身，把城市光景翻轉回原樣，我熟練地彈掉菸灰，看著妳吃著起司蛋糕滿足的模樣，我深吸一口菸告訴自己，這是菸醉，不是愛妳。而後妳拿出那包已拆封卻還沒抽的菸告訴我，妳已經把玫瑰換成寶亨。妳說他抽寶亨，所以很想吸取他嘴唇上的味道。然而我是異性戀女孩，我並不能吸取妳嘴上的味道。

十點十分再次來臨。在妳躲角落講電話時，我把新買的 Lucky Strike 拿出來，把寶亨裡頭的菸全換成了 Lucky Strike。妳回來的時候，從那裝滿 Lucky Strike 的寶亨菸盒拿出支菸點燃，說著原來這就是他平常抽的味道。我同樣點了支菸，其實我現在抽的才是他平常抽的味道，我終究只能做出這樣渺小的、卑瑣的事。

佔有妳愛人的味道，是我愛妳的方式。第二課：佔有是愛。

我在手機的氣象預報中，多存了個他的城市，我便能知曉他的晴雨，說不定也能知曉他如何使妳動心，對於妳的愛人我多麼好奇，甚至和妳一樣開始研究起他的職業，和妳一樣為了他的謊言傷心。在他失去聯絡的時候，妳總是會非常恐慌、非常焦慮，可和他見面的時候，妳又是如此幸福。妳跌宕的情緒，我空落的身體。我知道妳所有熱烈都給了他，妳說愛人是魔法，我有一天也會懂的。我說妳是魔法，只是我沒說出口。

日子維持相同的頻率前進，妳的 Lucky Strike 就快抽完了，我繼續抽著寶亨，氣溫逐漸下降，冬日裡什麼事都慢，唯獨菸燒得特別快，黑夜中它一圈一圈將自己褪去，露出本來的面目，我們要如何裸身面對一個人，面對一個愛著他人的

人。一個人抽菸的時候，我無法認真吸取菸草的味道，我以為我有菸癮，後來發現不是菸，是妳。

然而抽菸的日子不會永遠都有，這是人生真理。生活枯萎地太快，我連現實的碎屑都來不及抓住。妳第一次將菸蒂放在我手中，就證實某些事情永遠不會被燃起，那些無法再燃起的事物，譬喻了命運的不可逆性。我應該要懂的，比如妳說的愛我，和我說的愛妳，不會是同件事情。女生的友誼真讓人捉摸不定，我不禁感慨。

樓頂終於烏雲密布。妳說要離開，我出奇地冷靜，內心也沒有波瀾，我盯著地面，地面浮現幾個黑點，然後黑點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多，直到將地面填滿。我們急匆匆地跑回房間，我抽了幾張面紙，本想替妳擦乾臉上的水，但妳已經接過面紙。把椅子拉開後，我們都沒有說話，妳靜靜地坐著，我把菸盒丟進抽屜，下雨的時候我們不抽菸，這是命運的常規。

我率先打破沉默。我說去哪呢，妳說出了一個熟悉而陌生的城市名字，我問妳在那邊找到工作了嗎，妳說還沒有，我問為什麼要走，妳說妳寂寞。愛人不在身邊妳心慌，遠距離是酷刑，而妳不想再受刑。

寂寞的人要回家，寂寞的人收拾海浪，給另一片汪洋。我終究不是妳的海，再多的翻騰也不能掀起妳心中的浪。自此我是稀薄的人，總是望著天台不敢走近，只等幾場雨，就那幾場雨，能將我打溼，將我填滿，稀薄又寂寞的人。

從妳搬離宿舍的那天起，我再也沒有抽過菸。我們那麼積極想要把這些陌生的味道刻在身體裡，可留下的只剩空菸盒。妳戴著我送的項鍊，臉上全是欣喜，那天妳摸摸我的頭髮，又摸摸我的臉，我聞到妳指尖的菸草味，已經沒有玫瑰清香，我不能再索取妳身上的任何味道，畢竟太過自私。我還是買了全新的寶亨還妳，作為送別的禮物，我想我已不能再給予或占據。

最後一課，節制是愛。我也曾想辦個歡送會，曾想捧著大束玫瑰，想送妳滿山滿谷的巧克力，如同所有俗濫的愛情故事，若是我跟著這些套路走，妳能否像肥皂劇的女主角一樣留下。我明白妳不會，妳不存在我的故事裡，將來我也無法和其他人提起，我只能繼續述說著那些我愛過的男孩，妳並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。最後一課，我自己學會，也算是某種僥倖。

後來我才發現，我生命中的凝視、安穩、流淌、將止，也與妳有關。妳離開以後，我的戒斷症狀愈發嚴重，今日沒有人來敲響我的門，明日也沒有，昨日我將抽剩的菸全丟進垃圾桶，那些將熄未熄的，方生方死的，在妳面前都微不足道。

道，我應該曉得分寸，世人對於異性戀女孩的要求更多，首先妳該愛男孩，其次妳要純淨天真。妳都做到了，而我沒有。

我想我不能再用更多的篇幅敘述，因為我是個異性戀女孩，最好就此打住。我們曾經在頂樓擁有的味道，曾經數過的燈窗，只能存在兩百二十一天，再多些就是奢侈，再多些我們就不會擁有女生的友誼。或許我學會的，都不是愛。

我再不敢踏進頂樓天台，也很少再望向天空，但當我抬頭時，天上總是雲團密布。仔細想想，其實妳從未給予或佔有我什麼，我也沒有。我們是克制而俗濫的，我們是狡猾而敗德的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彼此靠近又不摧毀彼此。甚至那些熟練的心機，只是身為女孩的證明。

我後來交了男朋友，妳也偶爾回來和我吃飯，和我談論那座陌生的城，我手機裡已經不再跳出那座城市的消息。我想念妳，比想念愛人更多。我告訴妳，遇見自己愛人的感覺甚好。但即便是這樣，我都不知道那時候在頂樓流動的、吸取的究竟是什麼。